

《史记》《汉书》边塞题材探析

关永利

(运城学院 中文系,山西 运城 044000)

[摘要]作为全面反映汉代社会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史记》《汉书》,对当时的边塞问题也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一是全面地确立了固边守塞的观念;二是真实地记录和热情讴歌了汉代边塞抗击匈奴战争中的将士们的丰功伟绩,使其成为历代文人诗人世代传唱的对象;三是对边塞的风土人情、自然景物及战争场面有着真切的描绘。这些,均成为后世文人了解边塞及其历史的重要资料来源。

[关键词]《史记》;《汉书》;边塞题材

[中图分类号]K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2)02-0144-04

Analysis of Frontier Fortress Subject of Historical Records and History of Han Dynasty

GUAN Yongli

(Department of Chinese, Yuncheng college, Yungcheng Shanxi 044000, China)

Abstract: As the reflection of social history, the biographies historical records and history of Han dynasty have given quite attention to the problems of the frontier at that time, mainly lie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one is the concept of establishing the solid edge to keep plug; two is the battlefield performance and real records of armed forces, who fight against the war in the Han dynasty frontier fortress in the war against the Xiongnu, then they become the object of generation song to literati and poets; Three are the true description of local people and customs, natural scenery as well as war scenes of frontier fortress, which are becoming the important source materials of frontier fortress for the later literati.

Key words: historical record; history of Han dynasty; frontier fortress

先秦两汉时期,由于中原地区农耕民族与边地游牧民族生产方式的差异,致使中原地区的经济圈频频受到边地游牧民族铁骑的侵扰,由此产生了严重的边塞问题;而作为对当时社会生活各方面均有真实记录的《史记》与《汉书》,自然也密切关注到了边塞状况以及发生在边塞的重要人物和事件。本文对有关记载和描绘,试从如下几个方面给予分析和梳理:

一 边塞观念的确立

《史记》中云:“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患害。”^{[1]3317}《汉书》亦云:“周秦以来,匈奴暴桀,寇侵边境,汉兴,尤被其害。”由此可见,边地游牧民族和中原的华夏诸族之间,在很早就存在着侵扰与反抗

的矛盾。这种矛盾的出现,是由两种不同性质的生产方式决定的。这些游牧部落,长期居留在中国西北部,以饲养牲畜为业,居无定所,“随草畜牧而转移”。^{[2]3745}他们“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民风彪悍,“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1]2879}游牧部落由于其生产条件的制约,夏秋时节水草肥美之时,他们能自足;但是,当冬春之际或天气变异之时,其生存受到威胁,兼之“人习战以侵伐,其天性也”。^{[1]2879}于是常常南下侵扰中原的诸夏民族,劫掠财物,虏杀人口,严重威胁到中原人民的生存,激起了他们的强烈反抗,这种战争一般发生在边地,于是产生了边塞问题。

先秦时,“边”、“塞”是分开讲的。“边塞”一词连用,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三王世家》:“大司

收稿日期:2012-02-05

作者简介:关永利,男(1976-),男,山西闻喜人,运城学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汉唐文学研究。

马去病,昧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陛下过听,使去病待罪行间,宜专边塞之思虑,暴骸中野无以报。”^{[1]2105}此处大司马即是霍去病,联系其人事迹,可知,引文中“边塞”含有边地要塞之意,古今意义已差别不大。班固《汉书》中边塞一词总共出现了8次。本文择其4例分析之:

甲、《汉书·昭帝纪》:“以边塞阔远,取天水、陇西、张掖郡各二县置金城郡。”^{[2]224}

乙、《汉书·李广苏建传》:“(李)凌败处去塞百余里,边塞以闻。上欲凌死战,召凌母及妇,使相者视之,无死丧色。”^{[2]2455}

丙、《汉书·陈汤传》:“敦煌太守奏:‘汤前亲诛郅支单于,威行国外,不宜近边塞。’诏徙安定。”^{[2]3027}

丁、《汉书·匈奴传》:“应曰:‘……臣闻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曾不哭也。’天子有诏曰:‘勿议罢边塞事。’”^{[2]3748}

由以上举例可知:(1)边塞一词的含义,或指边境的广大区域,如甲、丁项;或指守边备塞的官员,如乙项。(2)由边塞一词的使用对象来看,有皇帝,有朝廷官员,如丁项;有边塞官员,如敦煌太守;还有史书作者班固本人。总之,边塞一词含义明确,使用对象遍及各阶层,可见从文本意义上讲,边塞观念已深入人心。

从历史地理这一角度,来考察边塞问题,我们会发现,西北民族的攻击掠夺始终是华夏腹地发展的一大威胁。殷周与猃狁,秦汉与匈奴,隋唐与突厥、吐蕃回纥等民族的冲突莫不如此。所以唐代郭子仪曾说过“朔方,国之北门,西御羌戎,北虞猃狁”。^[3]长于骑射、骁勇善战的游牧民族,不仅攻击力极强,且防不胜防。因此,沿边境修筑长城,以边为塞,据塞固守,是当时最为稳妥的办法。对此,《史记》《汉书》中有较为详细的描述。长城作为边塞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修筑最早始于周王朝,《诗经》中“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即为明证。周王朝不仅修长城,而且建立大量烽燧等传警设施,加强边塞的防御性、预警性和协调作战能力。至六国时,各国更加注重长城的修建。据《史记·匈奴列传》载,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娄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匈奴”。^{[1]2885}秦一统天下后,派蒙恬击退匈奴,收复河南地,“因河为塞,筑长城,因地形,

用险制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1]2565}秦长城西起临洮,过六盘直达上郡,此乃为后代明长城“导夫先路”,正如唐诗人李益所言“汉家今上郡,秦塞古城长”^[4]。然秦中道覆亡,未能完全征服匈奴,“河南地”失守。值中原陷入楚汉战争之际,匈奴冒顿单于乘势崛起于蒙古大漠,“控弦之士三十万”,^{[1]2890}中原处于防守阶段。直到汉武帝时,此种局面方得以改观。武帝时,国力强盛,具备了反击匈奴的条件。卫青出击匈奴,“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善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1]2906},又迁徙十万余人实边,加强了边塞的防御力量,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威胁。其后,霍去病两次对匈奴作战,“出陇西,过焉耆山千余里,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过居延,攻祁连山”,^{[1]2908}使匈奴受到沉重打击,导致其内部分裂。最后,卫霍联手,各统帅5万骑兵深入匈奴腹地,匈奴伤亡近10万人,实力大减,“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1]2911}由此可见,后代诗歌中的边塞主要以西北地区的“河南地”、云中、雁门、榆关等为描写对象;以汉代的人名官职入诗,如李将军、霍嫫姚、卫青等;这些无不是由《史记》《汉书》最早作出记录和描绘的。可见,《史记》《汉书》不仅仅只是后世边塞文学的武库,而且是素材。

二 边塞英雄业绩的再现

秦汉之际,在与匈奴的长期战争中,涌现出为数众多的边塞英雄人物,他们的事迹,以及他们的遭遇也被后世文人所敬仰、传唱和效仿。而这些人物功绩的彰显、风范的确立,正是有赖于《史记》、《汉书》为他们作传。

李广将军是司马迁所着力描写的一位在边塞战争中建功立业的英雄人物。李广“家世世受射”,“从军击胡,用善骑射,杀首虏多”。汉文帝叹曰:“惜乎,子之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有人称“李广才气,天下无双”,“曾为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太守,皆以力战为名”。李广镇守右北平时,匈奴闻风丧胆,号之曰“汉之飞将军”,“避之数岁”,犹如抵挡匈奴入侵的一方长城。李广对待属下也特别体恤、爱护:“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李广还特别廉洁,“广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然而,李广一生又是不幸的,“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而他的弟弟李蔡“为人中下,名声出广下甚远,然广不得爵邑,官不过九卿,而蔡为列

侯,位至三公,诸广之军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其不遇若此”。后世诗人对于李广态度不一。有的赞其功业,如王昌龄《出塞》(其一):“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4]1444}李白《塞下曲六首》(其六)曰:“烽火动沙漠,连照甘泉云。汉皇按剑起,还召李将军。兵气天上合,鼓声陇底闻。横行负勇气,一战静胡氛。”^{[4]1700}有的念其自身廉洁,爱护下属如同子女一般。如高适《燕歌行》,一边批评唐代边塞战争中“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的黑暗现实,另外又通过诗末“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怀念像李广那样爱兵如子的将领。有的叹其终生不遇,如李白《悲歌吟》“汉帝不忆李将军,楚王放却屈大夫”。有的颂其技艺高超,如卢纶《塞下曲》:“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4]3153}

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在武帝朝属皇亲国戚。《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虽然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武帝给予他们照顾和回护的不满,但还是能以史家之笔,写出了他们在对匈奴战争中所建立的丰功伟业。武帝时代,基本解除了匈奴侵扰,将其逐出漠北,这主要是由卫青、霍去病率十数万大军经过反复征战所取得。元朔五年(前124年),大将军卫青是何等的威风:“天子使使者持大将军印,即军中拜车骑将军青为大将军,诸将皆以兵属大将军,大将军立号而归”;骠骑将军霍去病又是何等的壮怀激烈:“天子为治第,令骠骑视之,对曰:‘匈奴未灭,臣无以家为也。’”后人赞赏的正是他们这种守边卫国的作为和不畏艰难险阻、气吞云汉的气魄。唐人李白《塞下曲六首》其三曰:“骏马似风飙,鸣鞭出渭桥。弯弓辞汉月,插羽破天骄。阵解星芒尽,营空海雾消。功成画麟阁,独有霍嫖姚。”^{[4]1700}其五曰:“塞虏乘秋下,天兵出汉家。将军分虎竹,战士卧龙沙。边月随弓影,胡霜拂剑花。玉关殊未入,少妇莫长嗟。”^{[4]1700}即为其证。霍去病以战功卓著得以陪葬茂陵,“为冢象祁连山”陵墓本身的气魄是何等的雄伟。现存于陕西兴平县茂陵博物馆的石雕有“马踏匈奴”、“跃马”、“伏虎”、“野猪”、“卧象”、“牯牛”、“石鱼”、“石人”及“怪兽食羊”、“野人搏熊”等作品16件。这些作品以其朴拙浑厚、雄大壮美的风格,反映了西汉的国力声威和积极进取、奋勇开拓的时代精神,也铸造了一曲无声的英雄主义颂歌。地上文物所无声昭示的英雄精神,与《史记》《汉书》所载霍去病征讨匈奴的辉煌业绩相印证。

《史记》《汉书》中不仅有在战场上奋勇杀敌、

以死报国的将士,也有异族面前坚贞不屈、绝不投降的民族英雄。《汉书·苏武传》中的苏武,便是其中杰出的一位。人们最敬仰的就是他那“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民族气节。苏武奉命出使匈奴,属下虞常、张盛参与劫持单于阏氏归汉,事败被执。单于令先已投降的卫律治苏武等人罪,此时虞常被杀,张盛已投降。然而当卫律欲杀苏武,“武不动”。卫律又以自己因降得“赐号称王,拥众数万,马畜弥山”的荣华富贵相劝诱,而“武不应”。单于欲使苏武投降,“乃幽武置大窖中,绝不饮食。天雨雪,武卧齧雪与旃毛并咽之,数日不死”。苏武在北海牧羊“掘野鼠去草食而食之。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身处艰苦卓绝的环境中而能坚持操守,必然有一种坚定的信念,这种信念,除了儒家的节义观之外,就是对大汉帝国的忠诚。苏武在后世成为民族英雄的化身,他忠于祖国、民族的耿耿丹心直可与天地共久、与日月同辉。每当民族危亡之际,苏武的名字,哀怨深婉的“苏武牧羊”乐曲,深深地感动着每一个爱国志士。

苏武在匈奴,十年持汉节。白雁上林飞,空传一书札。

牧羊边地苦,落日归心绝。渴饮月窟水,饥餐天上雪。

东还沙塞远,北怆河梁别。泣把李陵衣,相看泪成血。(李白《苏武》)

除了上述彪炳千古、名显后世的英雄们,还有众多不被广大民众所知的豪杰,也有赖于《史记》《汉书》的记载,而保存了下来。如《史记》中的公孙赞、李息、苏建,汉书中的赵充国、辛庆忌、傅介子、陈汤等等。任文京《唐代边塞的文化阐释》一书,将骆宾王《咏怀古意上裴侍郎》一诗中“勒功思比宪,决略暗欺陈”^{[5]832}的“宪”解释为窦宪,固不为错;然诗中的“陈”,绝非是指陈平。试想窦宪乃以抗击匈奴成名,而陈平是为汉初名将,二人殊无可比之处,岂可相提并论。此处的“陈”应是指汉元帝时名将陈汤。陈汤“为人沉勇有大虑,多策谋,喜奇功”。他出使西域时,意识到当时匈奴的郅治单于,并非真心降汉,在未取得中央同意的情况下,当机立断,集合部队,乘郅治单于不备,一举歼灭之。骆宾王此诗是以边塞为题的,与陈平生平事迹无干,故此笔者有上述辨正。

正是由如此众多的前赴后继,抗击匈奴之士构成了中华民族史上抵御外侮的中流砥柱。在他们身上形成了抗暴御侮、保家卫国的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和精神。这种民族气节和精神正是在《史记》

《汉书》等纪传体史书中得到弘扬和光大。

三 边塞风物的描绘

“风物”一词有三层意思:一是指风光景物,如陶潜《游斜川》诗序:“天气澄和,风物闲美”;二是指风俗物产,如宋梅尧臣《送俞尚寺丞知蕲春县》诗:“应见言风物,於今有贡蚶”;三是指风俗、习俗,如《明史·西域传四·天方》:“马哈麻墓后有一井,水清而甘。泛海者必汲以行,遇颶风取水洒之即息。当郑和使西洋时,传其风物如此”^[5]。在本文中,风物兼有上述三层意思。

《诗经》中的边塞诗有一些描写风景的诗句,这类作品大体上是以雨、雪为载体或是表现对象,体现士兵久戍异乡,思念故土的情怀。如《东山》:“我徂东山,惓惓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王照圆云:“《东山》诗何故四章俱云零雨其濛?盖行者思家,惟雨雪之际最难为怀。所以《东山》劳归士则言雨,《采薇》遣戍则言雪,《出车》之劳还帅亦言雪。”这两类意象皆为内地所常见。由此看来,《诗经》里尚未对不同于内地的边地景物作出明显的描写。边塞文学描写的边塞风景迥异于内地,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一般说来,边景包括自然景观,如边地的山川、沙漠、植被物产、气候特征等自然风物,也包括人文景观,如边地民族的衣食起居、年节美食、出行风格、宗教习俗等等。《汉书·地理志》描绘了边塞的风土人情,“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边地的民众,迫于艰苦生存条件,面临外族的欺凌,形成崇尚武力的特有风俗,我们可以从后世曹植《白马篇》“幽并游侠儿”,虞羽客《结客少年场行》“幽并侠少年”等人物形象中,体会到边塞少年侠者特有的气质。事实上,《史记》《汉书》记载的一些诗歌中,已经对边地景物和生活有了真切的描绘。如《李陵歌》:

径万里兮度沙漠,为君将兮奋匈奴
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殒。
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6]109}

李陵本是汉朝的一员猛将,在一次激战中,因矢尽而被俘,遂入匈奴。他在匈奴生活了多年,据《汉书》载,昭帝即位后与匈奴和亲,召回苏武,李凌置酒贺武曰:“异域之人,一别长绝”。因起舞而歌,

凌泣下数行,遂与武别作此诗。此时采用汉人惯用的骚体形式表达了作者对那次战争的感喟,以及败后无奈的心情。诗歌基调低回哀怨,体现出李凌欲归中原又不甘受辱的心态。

乌孙公主歌:

吾家嫁我今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
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

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还故乡。^{[6]111}

据《汉书·西域传》载,“武帝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以妻乌孙王昆莫。公主至其国,自治宫室居,岁时一再与昆莫会,置酒饮食。昆莫年老言语不通,公主悲,乃自作歌。”^{[2]3903}诗中描写了边族民众居住毛毡做的帐篷,以肉为食、奶为浆的习俗,表达了诗人不习惯当地风俗,欲还故乡而不得的悲苦。

总之,《史记》《汉书》中对边地风物多方面的描绘,是十分真实而细致的。这些记载也成为历代文人学士了解边塞风物的重要源泉和想象的依据。南朝诸多诗人并没有亲身到过边塞和体验那儿的生活,却都写出了数量不少且有相当水平的边塞诗歌,这恐怕与他们阅读《史记》《汉书》中的相关材料不无关系吧。

综上所述,作为全面反映汉代社会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史记》《汉书》,对当时的边塞问题也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一是全面地确立了固边守塞的观念;二是真实地记录和热情讴歌了汉代边塞抗击匈奴战争中的将士们的丰功伟绩,使其成为历代文人诗人世代传唱的对象;三是对边塞的风土人情、自然景观及战争场面有着真切的描绘。这些,均成为后世文人了解边塞及其历史的重要资料来源。

参考文献:

- [1]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 1973.
- [2] 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 1976.
- [3] 陈子展. 诗三百解[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633.
- [4] 彭定求. 全唐诗[M]. 北京:中华书局, 1960.
- [5] 张廷玉. 明史[M]. 北京:中华书局, 1974:8623.
- [6] 逯钦立. 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M]. 北京:中华书局, 1983.

责任编辑:骆晓会